

汉译经典

024

MEANING IN HISTORY

历史中的意义

〔德国〕威廉·狄尔泰 著 艾彦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24

〔德国〕威廉·狄尔泰 著

艾彦 译

历史中的意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中的意义 / (德) 狄尔泰 (Dilthey, W.) 著; 艾彦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8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Meaning in History
ISBN 978-7-5447-2113-4

I. ①历… II. ①狄…②艾…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0370号

书 名 历史中的意义
作 者 [德国] 威廉·狄尔泰
译 者 艾 彦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孙文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113-4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狄尔泰及其“历史”、“哲学”

就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界而言，提到狄尔泰可能和提到乔治·赫伯特·米德、马克斯·舍勒，或者威廉·詹姆斯一样，人们虽然“久闻其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却未能对其具体观点加以详细了解和深入认识。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并且真正吸收和运用他所提供给世人的成果、汲取他留下的教训了。几年以前，当笔者刚开始集中关注作为社会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时候，狄尔泰在自己的心目中还不过只是一位曾经受到胡塞尔批评的、重要的“生命哲学家”而已，至于他究竟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做出过哪些贡献、产生过什么影响，实际上都不甚了了。不过，通过最近两年的学习和研究，笔者比较深刻地体会到，就西方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思想史而言，狄尔泰的学术思想似乎确实有“独辟蹊径”、“高瞻远瞩”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之余，抓紧时间译出了他的两部著作——更加确切地说，是一部经过后人加工的著述和一部原汁原味的著作，这就是《历史中的意义》和《哲学的本质》。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

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做准备，同时，也有意为国内有志于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界同道，提供一份有所助益的材料；有关翻译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想法和基本情况，下面再简要提及。

鉴于国内学术界可能有一些人仍然和几年前的我一样，对狄尔泰及其著述所知不多，同时也为了给有兴致系统了解和研究狄尔泰的读者提供一些方便，这里简单地叙述一下有关的基本情况，即一，狄尔泰其人；二，狄尔泰的“历史”观和“哲学”观；三，关于翻译本书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狄尔泰其人

我们上面之所以把狄尔泰与乔治·赫伯特·米德、马克斯·舍勒，或者威廉·詹姆斯相提并论，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于他们的了解和接受情况基本上相似，同时也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与这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相比，狄尔泰在学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同样可以与这些思想家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略高一筹。至于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本节和下面一节的叙述，以及通过阅读和深入研究包括本译著在内的狄尔泰的各种著作，结合自己的实际研究情况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生平简述

威廉·狄尔泰，1833年11月19日生于德国的莱茵兰市。他的父亲曾经是莱茵河畔比布里希地方的牧师，是一位对政治、历

史和哲学都非常感兴趣的新教神学家，而他在政治方面对狄尔泰一生发展的影响虽然没有非常明显地通过狄尔泰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来^①，但是，狄尔泰毕生对研究历史和哲学不遗余力，却显然是与这位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狄尔泰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指挥的很有音乐天赋的女儿，她不仅培养了儿子酷爱音乐的习惯，使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研究作曲，非常喜欢演奏钢琴，始终对音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狄尔泰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浓厚兴趣。通过《哲学的本质》一书可以看到，狄尔泰对于艺术、尤其是对于诗歌的强调和论述，都是非常突出的。

在威斯巴登完成中学教育以后，狄尔泰为了实现父母让他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从1852年开始在海德堡学习神学。但是，他在学习过程中对历史和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并且表现出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惊人能力和刻苦精神。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涉猎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等，还和朋友们一起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以及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著作。狄尔泰还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也进行过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继而逐渐对施莱尔马赫及其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其解释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具有彻底的深思精神，不愿意局限于任何一个狭隘的专门领域，因此，他的学

①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狄尔泰对政治活动丝毫不关心。其实，他最注重的对德国精神史的具体研究，就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及其政治维度的深刻关注。只是囿于篇幅，这里无法对这一点加以论述罢了。

习期拖得很长^①。

1864年，狄尔泰以一篇论述施莱尔马赫伦理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1867年，他又在巴塞尔大学以一篇更加广泛的论述伦理学的著作，获得了大学教授的任课资格。后来，他曾经作为一位教授给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②。此后，他又作为哲学教授先后在基尔大学、布雷斯劳大学任教。1870年，正在基尔任教授的他，出版了《施莱尔马赫传》第一卷。此书不仅是他在生前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随即就变成了体现他的学术研究成就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奠定了他在德国学术界作为杰出学者所具有的地位（不过，他虽然此后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却最终没有彻底完成这部著作）。1871年底，他应召前往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授；1873年11月19日，他与卡塔琳妮·皮特曼订婚。婚后一共有三个子女。在布勒斯劳期间，他在完成非常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主要致力于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en，亦即英文的Human Studies）的性质和方法，并且因而做出了他最杰出的学术贡献。他于1875年完成了《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学科史的研究》的撰写工作，而他那最著名的《精神科学引论》

① 在撰写这个部分的过程中，笔者主要参考了由笔者的同事张晓明先生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之中的《狄尔泰》一书，该书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谨此向作者H. P. 里克曼先生，以及译者殷晓蓉、吴晓明先生表示感谢。

② 在1867年的一封致他的姐姐的信中，威廉·詹姆斯曾经对狄尔泰进行过下列描述：“这位教授的头脑之中充满了对于一切可知事物和不可知事物的见解，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这样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学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转引自《狄尔泰》，“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殷晓蓉、吴晓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5月第一版，第54页）

第一卷也于 1883 年出版，并且写作了第二卷的绝大部分草稿（不过，这部著作也和《施莱尔马赫传》一样，在他生前仅仅出版了同样彪炳史册的第一卷，其余部分则仅仅是以留下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

1882 年，他又一次应召回到柏林，担任黑格尔曾经担任过的哲学教席教授，并且因此而获得了他一生之中最高的学术荣誉。直到 1900 年以后，他才停止了研究班的教学课程，开始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写作之中。1905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诗与体验》，并且在这前后完全离开了大学教学。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之中，他撰写并完成了《精神科学之中的历史世界结构》。1911 年 9 月 30 日，正在舍伦的赛斯度假并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不幸由于染上了传染病而逝世，享年 77 岁。后来的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马丁·布伯当时曾经作为他的一个青年学生，帮助安排了他的葬礼。

虽然我们这里对狄尔泰生平进行了极其简略、难免挂一漏万的叙述，但是，这些情况却足以说明狄尔泰平静的一生是多么不平凡。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平静的书斋生活和教学生涯是不可能使他取得上述成果并且因此而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提到的狄尔泰的著作，在他的著述之中仅仅是已经公之于众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在他去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他部分则一直尘封在档案馆之中。那么，他的学术著作的基本情况如何？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思想界产生非常深远的学术影响呢？

（二）主要著述和影响

根据《狄尔泰》一书的作者 H. P. 里克曼的说法，无论就其范围而言还是就其数量来说，狄尔泰一生之中的学术著作“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①。他的哲学著作既涉及哲学的本质、认识论（知识论），也涉及道德哲学、美学、精神科学的哲学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心理学和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并且著有大量思想传记和有关文学的著述。因此，如果他的《全集》有朝一日能够全部完成出版，它将达到 25 卷之巨。

另外，尽管狄尔泰一生之中笔耕不辍，但是，由于他对自己的著述始终持非常严格的“吹毛求疵”态度，在持续不断地修改手稿之余还因为不甚满意而把这些手稿束之高阁，同时又常常感到自己的研究计划过于庞大，因而没有能力出色地加以彻底完成，所以，他在身后留下了大量没有出版的手稿。在柏林的狄尔泰档案馆里，这些手稿被按照 ABCD 四个字母的顺序排列：A 部是他为研究和撰写德意志精神史而准备的材料，共有 90 份，每份 300 页左右；B 部是有关施莱尔马赫的研究材料，共有 48 份，内容涉及施莱尔马赫的哲学、神学和解释学思想；C 部包括的是他论述心理学、知识论、哲学的本质，以及文学评论方面的各种手稿，共计 108 份，其中有一份长达 700 余页；D 部则是狄尔泰的藏书批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狄尔泰生前仅仅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几部著作，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他的学术影响基本上只局限于德

^① 参见《狄尔泰》第 26 页。

国的学术圈内，而且，即使这些影响也主要只局限于思想史和文学评论方面。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他在哲学方面产生的影响也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绝版多年、当初由他的一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于 1924 年完成编辑并出版的 6 卷《狄尔泰著作集》（这部著作集于 1927 年出版了第 7 卷，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第 8、9、10、11 和 12 卷），开始再版发行，后续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也陆续进行。与此同时，狄尔泰著作的包括英文版在内的其他语种版本，也陆续开始翻译出版。在这样越来越好的学术环境下，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的著作也开始逐渐多起来。显然，随着这些工作的不断进行，狄尔泰的学术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那么，归根结底，他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西班牙当代著名哲学家加西特^①曾经把狄尔泰誉为“19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另一位瑞士思想家菲特尔（E. Fueter）则进一步认为狄尔泰就是精神科学研究领域之中的“牛顿”^②。那么，具体说来，狄尔泰对于今天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认为，狄尔泰对于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可以从当时和以后两个方面来看。具体说来，一方面，他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曾经对诸如威廉·詹姆斯、胡塞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

① 加西特（Ortega Gasset，1883—1955 年）：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他同时也是狄尔泰著作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② “《精神科学引论》对于人类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就像伊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参见《瑞士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6 卷，第 233 页；转引自《狄尔泰》第 5 页（译文有变动）。

大思想家产生过比较直接的影响^①，尽管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都被这些被影响者从正面加以接受；另一方面，在他逝世以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他的理论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诸如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批判理论、解释学、文化理论等，无一不在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方面受到过他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非常有趣的是，就这里的第一个方面而言，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家虽然直接受到过他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境的限制，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思想和理论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诸如胡塞尔或者海德格尔就是如此^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或者受到狄尔泰影响、或者继承过狄尔泰的思想成果的学术流派，显然都是一些在 20 世纪产生过最重要和最深远的学术影响的理论流派，如果具体涉及这些流派之中的具体人，可以提到的就太多了，我们这里不可能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而且，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单纯地为了说明狄尔泰学术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列举这些思想家，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无疑是，客观而充分地认识狄尔泰的上述影响本身，从而公平对待和深入研究他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① 他对詹姆斯的影响实际上并不仅仅停留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表面印象上，不过，囿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他对胡塞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学方面；而他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则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即对“理解”概念及其各种含义的梳理，以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也同样无法具体论述这些方面。

② 参见《狄尔泰》第 31 页。

二、狄尔泰的“历史观”和“哲学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于狄尔泰的“历史观”和“哲学观”的叙述和基本分析,由于主要是为了具体说明狄尔泰思想的基本特点、说明我们为什么翻译这些著作,同时给阅读本译作的读者提供必要的基本介绍,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部分写成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系统而又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只能以尽可能简练的写法^①,把狄尔泰有关的基本观点和我们的看法非常概括地呈现给读者。

一般说来,狄尔泰的基本学术基点具有三个方面:这就是对于历史的探讨、对于经验的探讨和对于哲学的探讨,而且在他看来,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里克曼甚至说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构成了狄尔泰的全部思想的基石^②。我们认为,狄尔泰的思想所具有的这种特点,正是他既区别于一般的所谓历史学家又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哲学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同时也是我们首先选择翻译《历史中的意义》和《哲学的本质》这两部著作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们在上面之所以说他的思想具有“‘独辟蹊径’、‘高瞻远瞩’的色彩”,也正是由这种特点造成的。我们可以从下面分别简述的狄尔泰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出发,逐渐看到这一点。

① 也就是说,尽可能少引用或者不引用狄尔泰本人的原话,而是以尽可能概括的方式把有关的背景知识和我们的相应观点表达出来。

② 参见《狄尔泰》第64页。

（一）狄尔泰的“历史观”

就狄尔泰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就他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而言，体现他的“历史观”的著作可以说占了绝大部分。不过，如果因此便说他就是一位历史学家，却是非常不全面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仅仅从表面上来看忽视了他的其他著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既由于没有深入和正确地指出狄尔泰的历史观是什么，因而很容易使读者认为狄尔泰与其他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①，也由于基本上没有弄清楚狄尔泰重视历史、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初衷，而使读者无法正确地把握他的历史观与他的其他基本观点的联系，因而特别容易出现下列情况，即要么在对待他的历史学理论的时候无法形成比较正确和全面的理解，要么从根本上把他与一般的“史家”混为一谈，从而忽视他的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实，他之所以不像与他同时代的胡塞尔或者马克斯·韦伯那样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后面这个原因。

概括地说，狄尔泰的基本思路是，他的全部研究就是关于人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必须把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这三个方面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从这种基本思路出发的。具体说来，这

① 一般说来，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狄尔泰既没有撰写过世界或者某个国家的“通史”，也没有撰写过什么“断代史”、“编年史”，因此，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家”，另一方面，由于他撰写过诸如《施莱尔马赫传》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传记，同时又集中非常大的精力研究过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并且把这种基础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应当说他是研究历史理论基础或者研究“元”历史理论的“历史学家”。

种历史观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历史与传记的关系；第三，历史研究与经验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第四，意义与历史。下面我们分别简单地看一看这些方面。

1. 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狄尔泰的传记作家里克曼曾经指出：“即使在以讨论哲学为主要目的的地方，例如在讨论美学、教育理论和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时，狄尔泰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探讨自己的主题……因为他深信，大部分论题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得到阐明。”^①从狄尔泰在我们这里选译的《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之中所进行的有关论述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详细地强调指出自己所使用的研究视角是“发生学”的视角，但是，他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却非常突出地体现了这样的视角——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更加充分和全面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去追溯和研究这种对象的历史的，以便通过进行这样的追溯和研究，形成对这种对象的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把握。从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追溯和研究恰恰是研究者从“发生学”视角出发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研究，亦即对其对象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历时性”（diachronical）考察和研究。

我们认为，无论狄尔泰本人是否撰写过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历史著作”，他所进行的这种研究都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历史学研究”，亦即可以被看做是他对于“如何从历史生成的角度出发，

^① 参见《狄尔泰》第65页。

来对待和研究任何一种具体研究对象”这样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虽然涉猎过西方哲学史的人都记得“哲学就是哲学史”这样一句名言，但是，实际上，需要从“发生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加以对待的，绝不仅仅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哲学的所有各种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视和强调，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而且，同时也把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及其重要意义非常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对于狄尔泰本人的有关研究和思想来说是恰如其分的，而且，对于我们从方法论意义上汲取他在这里展示的研究视角所具有的意味、因而对于我们开展自己的研究来说，也完全是恰如其分的^①。当然，这里从历史研究的意义强调这种“发生学”视角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视角是研究者所能运用的唯一一种研究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它与表示被研究对象的现状维度“共时性”（synchronical）研究视角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②。

① 自从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史的主导倾向实际上是极其强调与这种研究视角相对的“共时性”研究视角，即极其强调仅仅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当下的分析和解剖，而不重视进行相应的“历时性”考察。囿于篇幅，这里无法就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述，只能有待将来的机缘了。

② 其实，这里又隐含有一个与“发生学”研究视角密切相关的问题——究竟什么人有可能把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显然，并不是任何一种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什么人有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这些人怎样才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则显然只有从“发生学”（我本人更倾向于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这样一种表述）的研究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回答和说明。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个问题虽然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因而具有非常大的难度，但它本身却是狄尔泰所说的任何一种“精神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2. 历史与传记的关系

上面已经提到，狄尔泰生前出版的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施莱尔马赫传》的第一卷，因此，在他的全部历史著作和理论著述之中，“传记”这种著作形式显然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么，在他那里，“历史”和“传记”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并不像从表面上看来的“传记只不过是历史著作的一种形式”这样简单，因为它直接涉及狄尔泰本人对“传记”的基本看法——更确切地说，它直接涉及狄尔泰对“传记”所体现的个体及其重要意义的基本看法；而在我们看来，他这种基本看法不仅符合西方思想史所具有的基本倾向^①，而且，对于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来说，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②。

狄尔泰认为，历史是由个体的行动构成的，只有个体才是社会 and 历史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终极性单元；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一生，本身就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其所参与导演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这样的人的一生，便构成了反映其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大宇宙的小宇宙；而从这种角度出发来看，他们也就构成了历史的关节点，他们的传

① 一般说来，重视对于个体的研究和讨论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传统；而从更加广泛的范围上说，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研究似乎都无法摆脱与作为研究主体的个体的这样那样的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这些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对他们的研究视角的塑造方式不同，并且因此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而已。

② 这里所谓“对于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来说，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是从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方法论角度来说的；显然，我们在这里是不可能对这一点进行必不可少的论述的，而只能是“点到为止”。

记也因此而构成了建构历史的基本材料。

可见，在这里，狄尔泰对于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个体及其重要意义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某些人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出发，把他的这种观点当做“个人英雄主义”来对待和批判^①，而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对它进行探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这种观点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视角，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并不否认、也不应当否认“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样一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所隐含的基本概念框架却具有“整体论”的倾向，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历史”和“人民群众”都当做“整体”来看待的时候，这样一种说法才是有意义的和正确的。但是，无论我们对“历史”、还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具体的研究^②，我们都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样一种具有“整体论”倾向的基本概念框架上，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只要我们打算进行这样的深入和具体的研究，我们就必定会涉及如何看待和解决“个体及其与群体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解决

① 毋庸讳言，如果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把这种观点用于对自己或者某个个体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吹捧，那么，它显然稍微经过一些变动就可以变成“个人英雄主义”的基本观点或者重要证据之一——就像尼采的理论虽然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他的某些观点却非常容易被后者所利用那样。

② 这里指的是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

③ 我们认为，如果说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哲学”确实能够存在，那么，它的基本问题就只能在这里所说的“个体及其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同样无法系统论述这个问题），顺便指出，在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狄尔泰那里，这个问题虽然是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其基本意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